1. 你還須徹底認清下述這點，那些仍與奇蹟連帶的殘餘恐懼才能徹底消失。十字架苦刑並不能為人確立救贖；復活才能。許多虔誠的基督徒都誤解了這點。若不相信匱乏，就絕不可能犯那樣的錯。心靈若是以顛倒黑白的方式看待十字架苦刑，那麼上主的確好似允許、甚至鼓勵祂其中的一位聖子基於自己的良善而受苦。這樣的詮釋出自投射，不僅極不適當，還使許多人對上主萬分的畏懼。這類反宗教的概念進入了許許多多的宗教。然而，真正的基督徒該停下來反問：「這怎麼可能？」既然上主自己的話語已然表明這樣的思維方式配不上聖子，那麼祂還可能做同樣的事嗎？

2. 一如既往地，最佳的防衛不是去攻擊他人的立場，而是去保衛真相。你若必須把整個參照系顛倒過來，就為了合理化一個概念，那麼接納這一概念便非明智之舉。小範圍地運用這類做法將使人受苦，而大範圍的使用則必會造成悲劇。人們錯以為上主基於救恩之故，親手迫害了自己的聖子，而為了「合理化」這可怕的錯認，往往迫害就發生了。這些詞語本身不具意義。但要超越這點向來極其困難，因為很多人一直不願放棄類似的錯誤，畢竟作為防衛的手段它仍頗具價值，即便它並不比其他錯誤更難修正。在一些較為溫和的形式裡，作父母的會說：「打在兒身，痛在娘心。」並以此為責打小孩的行為脫罪。你豈能相信天父真會這麼想？徹底剷除類似的思維乃至關重要之事，因而我們必須確保這樣的東西並未殘留在你心裡。我並未因**你**造的惡而受「罰」。一旦染上這類扭曲，不論其形式，救贖便無法教人那全然有益的道理了。

3. 「主說：申冤在我。」這樣的說法出自錯誤的感知，因為人們把自己的「邪惡」移轉給了上主。「邪惡」的過去與上主一點關係也沒有。祂並未創造或維繫這樣的過去。上主並不相信報復。祂的天心不會以那樣的方式去創造。祂不會因你做了「邪惡」之事而減少祂對你的愛。那麼，祂豈會因此而減少祂對我的愛？你必須確保自己能夠認清這類臆想僅僅出自投射，而絕不可能成立。這類錯誤又衍生了一連串相關的錯誤，包括你相信上主排斥了亞當，並將他趕出了伊甸園。為此，你偶爾仍會相信是我誤導了你。我已盡了一切努力，使用的亦是幾乎不可能被人曲解的文字，但你仍能按自己的意願徹底扭曲這些象徵。

4. 上主對犧牲的概念一無所知。只有恐懼才會衍生出這樣的東西，而人們一旦受了驚嚇，便可能由此轉為邪惡。任何形式的犧牲都與我的指令相背，因而你應展現仁慈，即如你居於天堂的聖父一般的仁慈。許多基督徒一向難以明白這樣的道理亦適用於他們。好的老師絕不會恐嚇自己的學生。恐嚇即是攻擊，而這會導致學生接受不了老師提供的一切。結果就是學習方面的失敗。

5. 人們稱我為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了世人的罪」，這樣的說法並沒有錯，但那些把羔羊描繪得血跡斑斑的人卻並不理解這一象徵的涵義。正確地理解，那便是個單純不過的象徵，它說明了我的純潔無罪。獅子與綿羊躺臥在一塊兒，代表力量與純潔不但不衝突，還能自然而然地和諧共處。「清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」這是另一種表達方式，說的是同樣的道理。澄澈的心能了知真理，這是它的力量所在。它不會把毀滅與純潔混淆在一起，因為它把純潔與力量——而非脆弱——聯繫在了一起。

6. 純潔無法做出任何犧牲，因為純潔的心靈擁有一切，它只會盡力維繫自己的圓滿。它也無法投射。它只會榮耀其他的心靈，因為榮耀即是真正被愛的心靈招呼其同類最自然的方式。羔羊「除去了世人的罪」，這意思是，只要一進入恩典或純潔的狀態，救贖的意義就會變得昭然若揭。救贖絕不會含糊其詞。它無比清晰，因它存在於光明之內。唯有將其覆蓋於黑暗的意圖才會令那些不願看見的人碰觸不到它。

7. 救贖只會散放真理。所以它是「無害」之集大成者，它所發出的只有祝福。若非它出自完美的純潔，而再無其他，否則便做不到這點。純潔即是智慧，因它覺知不到邪惡，而邪惡也不存在。不過，它卻能完美地覺知到一切真實存在之物。復活證明了真理堅不可摧。善可以抵擋任何形態的惡，一如光明足以驅散種種形態的黑暗。為此，救贖便是那完美的道理。它終會證明我所教過的其餘道理也都是真實的。倘使你能立馬接納上述的普世化原則，就不必再學習眾多次等的道理了。一旦相信了這個，你就能從所有的錯誤裡解脫出來。

8. 上主的純潔即是聖子的真實心靈狀態。在這樣的狀態下，你的心能知曉上主，因為上主並非象徵，而是事實。一旦你能如其所是地知曉祂的聖子，就會明白只有救贖——而非犧牲——才是供奉於上主祭壇的合適禮物，因為只有完美才歸屬於那座祭壇。純潔的心靈知曉什麼，什麼便是真理。為此之故，它們的祭壇確實光芒四射。